



戲班仔鳥

這一對的出現快如閃電，先是一閃即逝，隨即在林子樹梢低空追逐，只見兩隻一前一後快速不定向穿梭，想拍下飛行身影其實困難，又不被那迷人的艷紅閃黃吸引也實在很難，視線就會不自主的跟著飛行路線追蹤下去，想追焦跟拍，心裡就會恨得癢癢的，嘀咕著：「怎麼不飛高一點呢！」

所幸，牠們飛行的夠久，之後又多出一對，同樣玩著追逐的遊戲；在前的是雌鳥，雄鳥在後追。這裡頭意味十足，對應到人類的古老話語—詩經—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所以使勁追求？還是雌鳥在考驗雄鳥的活力、耐力與毅力？追逐時間久，追焦命中的機會也增加了，最後得手了。只不知眼前的這兩對有無終成眷屬。

如果人生如戲，那麼「鳥生」也如戲；人生那麼複雜，又轉瞬即逝，真是如夢、如戲，如夢幻泡影！野鳥似乎也是如此，而被人們直接拿來作比喻的就是這種「戲班仔鳥」—灰喉山椒鳥—以前叫作「紅山椒」，或許是當牠們整群停棲在稀疏的枝頭上時，感覺很辣！

「戲班仔鳥」粉墨登場，色彩鮮豔，雄鳥橙紅，雌鳥亮黃，各領風騷。身子不大，約 17-19

公分，相當於白頭翁大小，但體態修長，煞是耐看。叫聲清柔尖細如「細細、細細、細細...」，賞鳥久了，一聞聲，心就竊喜，盼望著一睹迷人亮眼的身影。

野鳥的世界裡，大多雄鳥艷麗，雌鳥樸素，此乃父系社會。少數雌鳥艷麗，雄鳥樸素，如彩鵲，則屬於母系社會。母系社會中也有雌雄相似如水雉，雌鳥體型較大；也有雌雄略異如棕三趾鶉及紅領瓣足鶉，棕三趾鶉雌鳥體型略大，且頭、喉至胸黑色。而紅領瓣足鶉，繁殖羽雌鳥較雄鳥艷麗。難得像灰喉山椒鳥，雌雄都如此艷麗，讓人不自覺地會去猜測牠們究竟是父系社會？還是母系社會？

| 灰喉山椒鳥(雄鳥)



灰喉山椒鳥是雌雄共同育雛，應該屬於雌雄平權的社會。但經由觀察，雄鳥比較兇悍，看到的都是雄鳥追逐雌鳥，還有捍衛領域的也是雄鳥。記得有一年，也是在新威森林公園，遇到一隻灰喉山椒鳥雄鳥，一直想攻擊一個不鏽鋼儲水桶所反映出自身的鏡像，聽說持續近一個月，可見其領域性之強。因此，牠們的社會想必是「雄主外、雌主內」吧！還真的像傳統的人類模式！

賞鳥久了就會感覺得到野鳥其實真像人類，每隻鳥都不太一樣，都有個性，際遇也不同，雖然是鳥類，如果真有人懂得鳥語，解讀下來，與人類的相似度恐怕會更高，只差活動、生活的場域環境不太一樣以及飛行能力與感受不同罷了。

畢竟都是在地球上演化的物種，基因也沒差多少，「結構影響功能」，結構類似導致功能類似，我們才能感受「鳥生如人生」吧！藉著戲班

| 灰喉山椒鳥一直想攻擊不鏽鋼儲水桶所反映出自身的鏡像



子鳥的存在，或許更能領會人生如戲，鳥生也如戲啊！

佛家說「六道輪迴」，您相信嗎？

附記：六道指「天人道、阿修羅道、人道、畜牲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」。

| 謎樣的鷹



文、圖／蘇貴福

鳥友傳來有人在美濃雙溪樹木園看到銅藍鵝的訊息，由於北部也有一股銅藍鵝拍攝的熱潮，於是心想就近去找找看這種漂亮的鳥，而且黃蝶翠谷也好久沒過去了。結果，一個上午沒遇上銅藍鵝，倒遇上了謎樣的鷹。

在溪邊的小路上賞鳥，背著小砲當運動，九點初頭，開始聽到大冠鷲「呼溜！呼溜！」的叫聲，循聲搜尋，一隻大冠鷲盤出了遠方的山頭，

緊接著出現另一隻，兩隻大冠鷲共盤上青天，不久隱入山後。

約莫十分鐘後，又聽到叫聲，一隻大冠鷲出現在山頭，山頭上火焰木盛開，這可是難得的猛禽花鳥圖呢！

又過了約十多分鐘，突然瞥見路旁小溪上頭有一隻猛禽低空飄過，神經瞬間緊繃，循線追蹤，嘿！牠竟然在約莫五十公尺外的樹上停棲了下來，鏡頭一對，可惜頭部被樹枝遮到，正準備往前，便看到牠振翅飛走了，以體型來看，像是大冠鷲。

走沒幾步路，一隻猛禽反向低空飛來，開始盤旋，趕緊開拍，只見牠翼下及身軀淡色，直覺得應是淡色型大冠鷲，緊接著又出現另一隻猛禽，體型相似但身軀暗色，直覺得應是一般的大冠鷲，隨即兩隻猛禽共盤，慢慢盤高。

後來，進到樹木園遇到同來找尋銅藍鵝的鳥友，提及這兩隻共盤的猛禽，對方順口回應：「那兩隻大冠鷲幼鳥吧！」心想：就是了！

回到家，將那隻淡色型猛禽影像上傳臉書，不意好友回應：應該是淡色型蜂鷹，因為指叉6，而大冠鷲指叉為7。才知自己沒有細查，趕緊更正。

再看看另一隻共盤的猛禽，咦！怎麼指叉是5呢？翻了一下圖鑑，指叉5的鳥種最有可能的是澤鷲，體色相近的是花澤鷲幼鳥，可是這裡似乎不是牠該出現的場域，究竟牠是何種猛禽呢？

這下迷糊了！只好再就教於較有經驗的鳥友，得知《猛禽觀察圖鑑》中有一幅類似的照片(註1)，即東方蜂鷹深色型雌成鳥，該照片一側指叉6，另一側指叉5，應是在換飛羽中。因此推測所拍的這隻猛禽應該是正在換飛羽中的蜂鷹，這樣才合理！真是謎樣的鷹！



| 真是謎樣的鷹！？

其實，還有猛禽高手確認的確是蜂鷹，並且這樣回覆：「其實多看、看久了，一看，從整體型態就能知道了。」謎也不迷啊！

※感謝李俊輝、陳世明鳥友協助辨識！

註1：《猛禽觀察圖鑑》林文宏著，鄭司維繪，p90

記得幾天前在旗津海邊爲了拍一隻燈蛾，在金武扇仙人掌旁選角度時，一不小心，被金武扇仙人掌苞鱗的披針附身，那披針非常細，也因為太細，所以很利，很容易刺進皮膚，雖不很痛，卻令人難受，難受到不處理不行。它還會刺進衣褲裡，同樣很麻煩；首先，是眼力大考驗，尤其當細刺折斷不長時，扎入衣服內，露出不多就不易發現，沒有拔出來就會劃在皮膚上，很不舒服。很細的針尖扎入皮膚裡，如果外露部分很短，要拔出來也是大考驗，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，有老花眼更不好應付。總之，一旦招惹了它，吃不完兜著走，有您忙的！感覺上比鬼針草還鬼針！

由於這時節春暖花開，再次來到這裡，遠望金武扇仙人掌黃色的花朵盛開，鑲著葉頂上的線條，很美，心想一定有昆蟲飛來採蜜吧！於是靠近觀察，果然發現一隻藍色的麗蠅停在苞鱗披針處，咦！怎麼少了一隻翅膀，還一動不動的。這時，腦中突然閃過：會不會扎進細刺堆裡，於是換到另一邊看，哇！賓果！顯然這隻麗蠅太不小心了，可能把細刺堆當成花苞直撲過去，才落得這個下場！

這「仙人掌」還真厲害！也能殺死動物！

| 金武扇仙人掌上的麗蠅

金武扇仙人掌的功夫～

文、圖／蘇貴福



Photo by Su Guo-fu